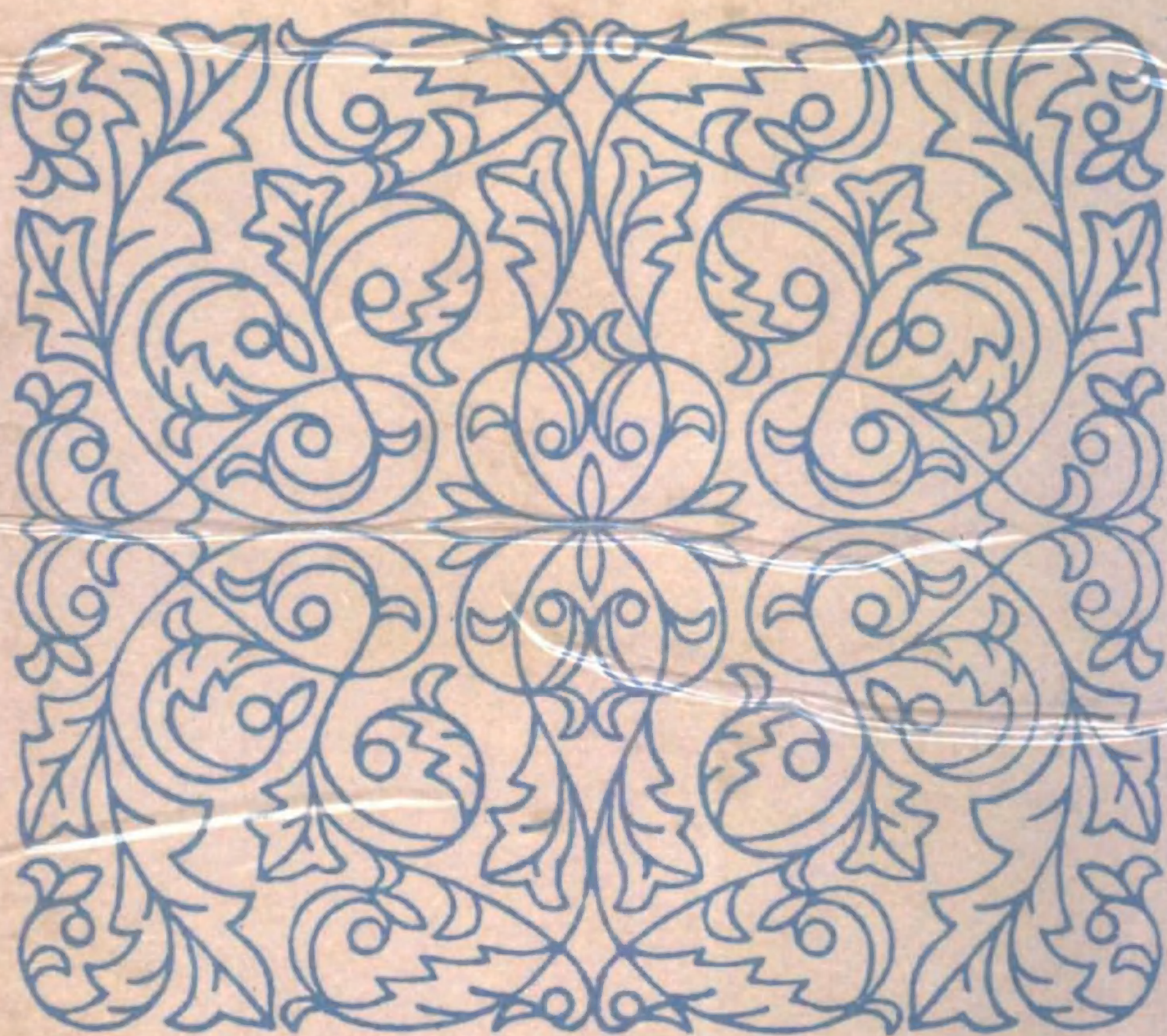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59 •



——司日月短長及行次的神——雲雨風雷的神話——河海的神話——楚辭的河伯與洛妃——湘君及湘夫人——山林水泉的女神山鬼——牛女的神話——牛女神話的變遷演化——鳥獸的神話——精衛刑天蜂蜜的神話和絲蠶的神話——鳳凰鸞鳳人魚——四方的神——山海經的四方神和淮南子的五方神——水旱疫神及主水旱疫之鳥獸——其他的神司命國禱醫藥之神

第七章 帝俊及羿、禹……………七八

中國神話的「諸神世系」問題——三個假定伏羲黃帝帝俊——山海經關於帝俊的記載——帝俊與舜——羿是中國神話中之海勾力士——淮南子所記羿之功勳——神性的羿與人性的羿——禹的神話——禹在神話中之地位——禹之父及子的神話——民族英雄的禹及啓

夸父的巨偉多力，也就和希臘的巨人族差不多。又據列子、湯問篇北山愚公移山的傳說的末尾，有「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的一句；「夸娥氏二子」，張湛註說是「古之大力者」，我很疑惑「夸娥」即是「夸父」，所謂「夸娥氏二子」實即巨人族夸父的後代。「夸父」是一個族名，等於希臘神的鐵丹。而夸娥氏二子負山的故事，也令人聯想到希臘神話所說巨人族的阿忒拉斯負地而立的神話。希臘神話說巨人族中亦有善者，神既征服巨人族後，命其善者服務，命伯羅米修斯創造人，命阿忒拉斯負地。那麼，在列子中做了帝的走卒似的「夸娥氏二子」，大概也是善良的巨人族。

大荒東經又說：

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

應龍或說是龍，但也許是神；他殺蚩尤的故事，下面就要講到。此處要講的，是既言夸父「道渴而死」，何以又言被應龍所殺？大荒北經的「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一條中，緊接着「將走大澤，未至，死於此」句下，又說：「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郭璞註曰：「上云夸父不量力，與日競而死，今此復云爲應龍所殺，死無定名，觸事而寄，明其變化無方，不可揆測。」這個解釋，顯然很附會。我以爲這裏可能的解釋有兩個：一是經文錯簡，二是夸父非一。大荒北經的「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二語，大概因錯簡而誤增，大荒東經所說的夸父却不是「逐日景」的夸父。如果我們假定「夸父」是族名，則我的解釋也就可以通。可惜材

也。約，屈也。）其角鬚鬚些。（王逸註：言地下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鬚鬚，主觸害人也。鬚鬚，利貌。）教朕血拇，（教，厚也；朕，背也；拇，手拇指也。）逐人駭駭些。（駭駭，走貌。）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參目虎首，其身若牛的土伯便是幽都的守衛者，彷彿等於北歐神話中守衛地獄門的猶狗加爾姆。中國大概也有極完備的冥土神話，可是現在只存留了上述的二斷片；我們只能望見幽都的門口的守衛者土伯，彎着九曲的身體，搖幌着一對利角，參目虎首，張開了滿塗人血的手指趕逐人。幽都之內有什麼，后土是怎樣一個狀貌，原來大概一定有，可是現在全都逸失了。後代的書籍講到冥土的故事極多，然而大抵

的顏色本來是白的，其所以有各色，是爲了特種的原因，他們就創造一個神話來說明那原因。所有的自然界的的神話，差不多都是這樣發生的。

我們的自然界神話也是極豐富的。雖然不免零碎，而且缺乏系統；可是也儘有許多美麗的想像和高貴的理想。爲敘說的便利起見，可以分爲三類：(1)是關於日月星辰風雷山川等自然現象的，(2)爲關於禽獸草木的，(3)關於特種對於自然界的原始信仰。下面就依次的先講一講最重要的自然現象的神話。

太陽神在各民族神話中是極重要的一位。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並有藝術、音樂、醫藥等職務。他每天駕金車巡行天

空，他有美麗的宮在東方，他有許多侍女名爲 *Aurora*（黎明女神或霞之女神）爲他速駕。在希臘神話中，太陽神是一位最漂亮的神。中國神話的太陽神雖然沒有那麼了不得，却也不弱；離騷說：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王逸註云：「羲和，日御也。」又說：「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可知中國的太陽神也是乘車的。再看淮南子，那就說得更詳。天文訓云：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日入於虞淵之汜。

太平御覽引此作「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

螭是龍類，據說無角的龍謂之螭，可想而知是怎樣雄偉奇美的東西了。太陽神所乘的車子就駕以這樣的螭六條，從東方的陽谷（按天問：出自湯谷，與此異）出發，到了西方的悲泉，就休息了，太陽神乃進了虞淵。虞淵是在崦嵫山下，所以崦嵫是日入之山。「扶桑，」說文作「榑桑，」云是「神木，日所出。」山海經、海外東經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則是日所出處，有扶桑神木了。（十日之說，下面就要討論到。）離騷又云：

折若木以拂日兮。

王逸註說：「若木在崦嵫西極，其華照下地。」但天問的「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句下王逸的註，却又謂「言

出，焦禾稼，殺草木」的神話。猶之印度神話說旱魃以肥田之水深藏山谷，致使世界大旱，地上生物枯死，後雷神音達拉殺旱魃，放出被藏之水，世界乃慶更生。

再說到義和的問題。山海經說義和是帝俊之妻，生了太陽的；離騷和淮南都說是「日御」。但我們得注意，離騷和淮南的本文都不曾指明義和是「日御」，並且九歌的東君裏也沒說到「義和」；說義和是「日御」的，始於王逸；逸是後漢順帝時人。淮南子、天文訓今本作「爰止其女」，太平御覽引之，始作「爰止義和」。高誘註淮南子此句下無註，如果淮南原文作「爰止義和」，高誘應該有註解。誘是後漢末年人。所以我們很可以說淮南本文或者正作「爰止其女」，後人因其費解，遂亦有據王逸楚辭註而改爲「爰止義和」。

之一本。如果承認了這個假定，則義和爲日御一說，也許發生於西漢以後了。此太陽神話之本來面目或者竟如山海經所稱義和乃太陽之母。況且郭璞注山海經亦只謂「義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未言其爲「日御」，這又是一個旁證。

關於月亮的神話，沒有太陽那麼多。山海經、大荒西經云：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郭璞註說：「義與羲和浴日同」。又「常羲」，呂氏春秋作「尙儀」，畢沅注謂：尙儀與嫦娥音通。路史謂「高辛氏次妃常羲生而能言，髮迨其踵，是歸高辛，生太子庭及月

十二。」楊慎解釋爲「十二月」，謂是「自子至亥」的十二地支。我們現在推想起來，「十二月」大概是原始的天文學的遺形。可注意的是生此十二月之女子「常羲」是否像畢沅所說卽是嫦娥。據淮南子、覽冥訓說：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以奔月。

高誘註：「嫦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嫦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嫦娥卽是嫦娥。羿這個人，久已成爲議論紛爭的焦點：楚辭中有自相衝突的關於羿的記載，淮南亦然。羿，一方面是救下民的神，一方面是荒淫無道的諸侯。（關於羿，下章還要詳細討論的。）嫦娥爲羿妻一事，僅見於淮南，也就本可懷疑。然而這個「奔月」的神話已成爲後代文人所常常引用，我們只好承

認了。楚辭、天問裏說：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王逸註：「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於天，死

而復生？」月有盈虧的現象，自是原始人疑問的張本。但似乎中國並沒關於解釋月的盈虧的神話，所以屈原也沒提起。

「菟」就是「兔」，王逸的註釋是：「言月中有菟，何所食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言月中有兔，確是中國特有的神話，並且很費解。後人有許多的解釋；如古今註云「兔口有缺，」是從形狀上解釋月與兔的關係；博物志謂「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更是從原始的物理學來加以解釋了。然而這都是等於不解釋。這月中有兔的神話竟和日中有烏一樣是不可解的謎，只得存而不論了。晉、傅玄的擬天問有這麼一

句：

月中何有？白兔搗藥！

這就可見到了晉時，月中白兔已有「搗藥」的工作給新加上去了。然而說月亮也像太陽一樣的有一個御者，楚辭中亦曾言之。離騷云：

前望舒使先驅兮。

王逸註說「望舒，月御也；」據淮南子，則「月御」又名「纖阿」。在這裏，我們看見了月亮的神話在秦漢之交已經有多少矛盾；既說嫦娥奔入月中爲月精，已是把月亮看作可居的星球，但又說有「月御」望舒，則是仍把月亮作爲神，（原始人決不把天空諸體視爲實物，原始人看來，日月星等發光體只是神之能力的表現；）可知增飾已多。到了唐代

到了此時，尙留在民間口頭的原始月亮神話便完全殞死了。

太陽出自暘谷，入於崦嵫，那是上文已經說過的了。月亮的出入地點，古書無記載。然山海經言日月出入之處甚多。楊慎補註云：「山海經記日月之出者七；日月所入，五；日月所出入，一。其記日月之出也：曰大言山，曰合虛山，曰明星山，曰鞠陵山，曰湯谷扶木，曰猗天蘇門山，曰壑明俊疾山，皆在大荒東經。其記日月之入，曰豐沮玉門山，曰日月山，曰鑿鑿鉅山，曰常陽山，曰大荒山，皆在大荒西經。……其記日月所出入，一：在大荒西經之方山，柜格之松。考之淮南子，日所出入，又多不同。」爲什麼關於日月的出入會有那麼許多不同的說法，現在已經不能詳考，只好存

吾令豐隆乘雲兮。

王逸註謂「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九歌，雲中君註：「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天問之「萍號起雨」句下，王逸註又謂「萍，萍翳，雨師名也。」三說自相矛盾。今按淮南子、天文訓云：「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則豐隆固爲雷師。張衡思立賦：「豐隆軼其震霆，雲師難以交集，」亦以豐隆爲雷師。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註謂「豐隆爲雷師。」山海經、海內東經謂「雷澤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未言其名。淮南子同。山海經又稱「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司馬相如大人賦「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註云「屏翳，天神使也。」洛神賦：「屏翳收風，」則又爲風師。搜神記謂「

「無夷，」山海經作「冰夷，」說是居於「中極之淵，深三百仞，」人面而乘兩龍。」淮南子作「馮遲。」楚辭、天問云：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王逸註謂「雒嬪，水神，謂宓妃也，」而不言河伯何名。又引傳說的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被羿所射的故事。淮南子謂「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是則神話中之有河伯，蓋無疑義。楚辭、九歌、河伯一篇算是現存最好的河伯神話：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騁騁，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鼉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
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
兮來迎，魚鱗鱗兮腰予。

九歌雖是南中祀神之歌，但可信也雜有北方的神話；這
裏所謂「河伯」，從「與女遊兮九河」及「登崑崙兮四望」
等句看來，大概是指黃河神。據這一篇看，河伯的生活是很
快樂的；大概當初又有河伯的戀愛神話，所以此篇中亦有戀
愛的痕跡，也許後人所傳「河伯娶婦」的故事（西門豹）即
是就此演化的。

河以外，洛水也有神。上文已引天問中語「而妻彼雒嬪」，
「王逸註謂「雒嬪，水神，謂宓妃也。」但離騷「求宓妃
之所在」句下，王逸註又僅言「宓妃，神女。」後來洛神賦

註，謂「宓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宓」與「伏」，「古通」；伏羲亦作「宓羲」，故此謂「宓妃」，伏羲氏女，「疑從一「宓」字附會的。王逸註「吾令蹇修以爲理」句下，謂「蹇修，伏羲氏之臣，……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可見王逸時尙無宓妃爲伏羲氏女之說，所以王逸僅言因爲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洛是大水，又與東周之都洛陽密連，所以洛水女神的神話一定不少；可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山海經內未言及宓妃，而秦漢以前的書亦少言及，只就離騷所引，尙可得一大概。離騷說：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繆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手消盤；保厥美以騁傲兮，日康

列女傳所記不同。山海經、中山經云：「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郭璞對於舊說以湘夫人爲舜二妃一說，認爲不妥；蓋謂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故解釋二女乃天帝之女。這又是第三種的說法了。洪興祖則以爲郭璞和王逸的話都不對，他說：「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爲君，謂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這是第四種解釋。四者之中，我是傾向於王逸的議論。湘君是湘水的水神，湘夫人是居於湘水的女神，無論是舜之二妃也好，帝之二女也好，總之，並不一定要與湘君有夫婦關係，如郭璞所謂「不當降小水

：「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十年當還耳。」明日，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

又風俗記及荆、楚歲時記並記此事：

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皆髡，因爲梁以渡織女故也。（風俗記）

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使一年一度相會。（荆楚歲

時記）

可見牽牛與織女的故事是漸漸演化成。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織女又名黃姑。藝文類聚載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

，黃姑織女時相見。」宋、張邦基墨莊漫錄謂「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即河鼓也，吳音訛而然。」周密癸辛雜識謂：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莫能定。白居易六帖引烏鵲填河事，云出淮南子（今本無之），則在漢初此故事已經完備了。

上面說的，都是關於日月星辰風雷雲雨河海的神話，都是屬於自然現象的；現在我們要說自然現象的別一部分，即關於鳥獸魚蟲草木的神話。這一部分的傳說很多，也有若干是後起的，例如說舜之二妃哭舜，淚洒在竹上，成為斑點，即今之「湘妃竹」。像這一類後起的傳說，未始不是中國神話的一支，但是在此小冊子內容受不下，我們只好略過，僅

這是「失敗英雄」的不忘故志的寫照，所以陶潛的讀山海經詩說「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精衛與刑天，屬於同型的神話，都是描寫象徵那百折不回的毅力和意志的。這是屬於道德意識的鳥獸的神話。

再看屬於解釋性質的動物神話。山海經、中山經說：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蟪蟲，是爲螫蟲，（郭曰：爲螫蟲之長，）實惟蜂蜜之廋。

這是解釋蜂蜜是有神主司的。又海外北經說：歐（嘔）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

首，「大概從其象形上又發生了蠶與馬的關係。如果認山海經所記是北部的蠶絲的神話，那麼，蠶馬的神話是發生於西部的四川，至漢始爲中國神話的一部分。

最後，我們再看特異的屬於禽獸的神話，例如鳳凰、鸞鳥、龍、蚪、夔、人魚等。這些動物，在古代大概曾有之，而原始人給加上了神祕的外衣，便成爲神話中的角色。龍、蚪、螭、鳳、鸞，在楚辭中成爲很馴順的東西，給神們服勞代步。山海經、南山經說：

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而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海內經亦有相同的記載，惟作「翼文曰順，背文曰義」。

「又西山經云：

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把鸞鳳說成瑞鳥，已經是較開化時代的思想。但原始人對於不經見的動物有一種怪異的觀念，却也是事實。無論他們把那些鳥獸看成吉祥呢或兇邪，總之是好奇心渴求解釋的結果。他們又常設想那神祕的海中應該有些怪異神奇的東西，如山海經、大荒東經云：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槪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這又是解釋神話中有權威的神一定有什麼奇怪的東西可以懾服別人了。北山經說：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泱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鯪魚，四足，其音如嬰兒。

稽神錄謂「人魚上身如婦人，腰以下皆魚。」這就和海內北經所記的「陵魚」相似了。海內北經說的是：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

楚詞·天問的「鯪魚何所」的「鯪魚」，也就是此所謂「陵魚」。人魚或陵魚，到後來遂演化成爲「鮫人」。述異

記云：

南海中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

有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

郭璞註：「即奇肱也。吳回，祝融弟，亦爲火正也。」那麼，祝融不止一個了。明劉基《蛙蜃子》竟謂「祝融有七」，更是奇離。山海經、海內西經云：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

郭璞註：「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見外傳。」

「西山經謂「勃山，神蓐收居之。」郭璞註同海內西經上引

。楚辭遠遊有「遇蓐收乎西方」之句。海外北經云：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

郭註：「字玄冥，水神也。」又謂一本云：「北方禺彊」

，黑身，手足，乘兩龍。越絕書謂「玄冥治北方，白辯佐之」。

鬲水……其中多薄魚，其狀如鱧魚而一目，其音如歐
(郭云：如人嘔吐聲也，)見則天下大旱。(東山經)

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餘如之澤，
其中多鰐魚，(音骨，)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
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東山經)

主疫的神，見楚詞、天問之所云：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王逸註謂：「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晉、干

寶搜神記又有別說：

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
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爲小鬼

。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這怕是後起的傳說了。又山海經亦有主大疫的獸。東山

經云：

又東二百里曰太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白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

以上說的，都是自然界的神話。現在我們可以轉換一方向，看看我們的祖先對於自己的運命有什麼感想，有什麼神話。在希臘神話中，運命神是姊妹三個。最小者名克洛叔（Croto），司織生命之線，在這線裏，光明和黑暗的絲是互相交錯着。第二個名拉希息司（Lachesis），搓揉生命之線，她搓的

兮灑塵。……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乎。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一陰兮一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據五臣註，「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這就是運命之神。我們只看上面所引，便可知「大司命」出來時令飄風先驅，使凍雨灑塵，排場非常闊綽。再看「何壽夭兮在乎，乘清氣兮御陰陽」等句，又可知其威權之大。據全體看來，大司命大概不是女神。少司命便不同了：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

帝俊。請分論之。

伏羲是中國「可靠的」古籍上所載的一個最早的皇帝。據易、繫辭的「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一段文字而觀，伏羲顯然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始祖；由神話中的「主神」變而為民族文化的始祖，是很合乎情理的。這是伏羲氏可假定為中國神話第一神的理由之一。關於伏羲氏的神話，現在幾乎全然沒有，但伏羲與神話中的重要人物女媧就有相當的關係。據舊籍所載，女媧與伏羲的關係有三說：一是說女媧據伏羲而為帝，一說女媧為伏羲的妹子，一說女媧為伏羲氏之后。把一位煉石補天，搏土造人的女媧說成伏羲之妹及后，是一件最有意義的事；也就證明了伏羲的「神性」是很充足的。如果假定伏羲是中國神話的「主神」，相當於希臘神話的宙

斯，則女媧的地位也就相當於朱諾（宙斯之后）了。（依女媧是伏羲之后的說法）但可惜伏羲的神話太少，即使我們承認他是中國的「主神」，亦只是一個「光桿」的和「絕後」的「主神」而已。在這點上，我們不能不拋棄了伏羲這個假定了。

次言黃帝。關於黃帝的神話除上述的蚩尤故事外，還有不少；如說他乘龍上升，與素女試房中術等等，凡是後世方士派的胡言，皆托始於黃帝。史記亦謂黃帝賜諸子以姓，爲諸國之始。又謂黃帝時始造文字，造舟車，造樂器，育蠶，製裳，「鑄首山之銅；」把銅器時代歸於黃帝，也很可以令人推想到他是神的始祖的。所以黃帝也很有資格來充當我們的「假定」。但考之山海經，則黃帝的記載不多，顯不出他

始作牛耕。

舟，車，琴瑟，歌舞，百巧，牛耕，凡此文化的起源都托始於古代的帝俊，則帝俊之爲神話中之「主神」，也就很明白了。海內經又記「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猶通也）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父（三子名也），鼓、延是始爲鐘，爲樂風。」又云：「少皞生般，般是始爲弓矢。」這兩條算是例外。然海內經又云：「帝俊賜羿彤弓素矰，羿是去恤下地之百艱，」則帝俊和弓矢到底不是沒有關係的。

那麼，帝俊是否曾經歷史化而爲中國古史中一人物？古史上是沒有帝俊的，但山海經所說帝俊之後人，在別處也見到，却是屬於別人的子孫了。例如后稷，史言其爲帝嚳之子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王逸註謂「羿爲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畋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國也。」又在下句「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王逸的註是「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己妻，羿以亂得政，身卽滅亡。」

「這個羿便是「人性的」羿。洪興祖補註引說文云：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又引賈逵語：「羿之先祖也，爲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者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窮后也。」郭璞註山海經、海內經的「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句下謂「有窮后羿慕羿射，故號此名也。」這

些解釋，都證明了因爲在「人性的羿」而外，又有一個「神性的羿」在，所以王逸郭璞等努力要把二者分個清楚，明其不是一人。然而他們不知道這個「人性的羿」却就是歷史化了的一「神性的羿。」我們再看「神性的羿」是怎樣的；天問說：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王逸註此句謂「羿弑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爲萬民憂患。」王逸的這個解釋，是錯誤的。我以爲這裏的羿就是「神性的羿。」將天問的兩句和海內經所記「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等語對看起來，則屈原的意義也正是說「帝降羿下來，本是扶恤下民的，爲什麼羿又射了河伯而以洛嬪爲妻呢？」王

楔獠、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水火之怪）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楔獠，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

這便是山海經、海內經的一句「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的註解。射十日的事又見於天問的「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楔獠就是「窋窳」，山海經、北山經云：「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海內西經謂是「蛇身人面」，海內經謂是「龍首」。誅鑿齒事亦見於山海經之海外南經：「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崑崙墟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戈。」

故據淮南子、本經訓的記載，則神性的羿實是希臘神話

中建立十二大功的海勾力士（Hercules）那樣的半神的英雄。我們看羿誅豷、豷，殺九嬰，繳大風，射十日，殺猼訑、修蛇，封豨，無往而不勝利。正和希臘的海勾力士之無往而不勝利一樣。在歷史初期，這個羿一定是民間豔稱的半神的英雄；「妻雒嬪」一定也是羿神話中的一件戀愛故事，正和海勾力士一樣。後世史家將這神話的羿來歷史化，就成為堯之臣的羿，再變而為有窮后羿了。

和羿一樣，禹也是古代神話中的為民除害的半神英雄。然而比羿更完全地歷史化。禹的真實性之可疑，似乎毋須在此再討論，並且也沒有足夠的篇幅了；我們現在只想就禹的神話來判斷禹在中國神話中所處的地位。楚詞天問云：

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這又是禹能化熊和啓的產生的神話。我們再看山海經、海內經末節之所記：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這裏所謂帝，有朱子的解釋最妙：「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見楚辭辯證）然則「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的所謂「帝」，也該是上帝了。朱子是不敢這麼承認的。因為歷史化的禹太有勢力了。但是我們却要說：以文意觀

之，此所謂帝，當然是上帝。換言之，海內經說「帝乃命禹卒布土，」帝俊賜羿彤弓素雉，以扶下國，」是同一句法，故此所謂帝，可信是即帝俊。後人因禹之歷史性太強，故刪去一俊字，給一個含混過去的辦法。又據尚書，禹是舜起用的，而山海經之帝俊又早有人疑是帝舜，則此處有一「俊」字，更覺可信了。總合這些論證，我們不妨推想禹在中國神話中的地位，差不多等於羿：都是天帝特派下去扶恤下民的。羿是洪水以前天地大變動時代（相當於希臘神話所謂鐵時代）的半神的英雄，禹則是洪水時代的半神的英雄；希臘神話宙斯力溫為洪水以後僅存之一人，是傳第二代人類，中國歷史則謂禹始傳子啓，而成世襲帝皇之局面，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不妨想像中國神話原來亦說禹傳第二代人類，可是

來。這些新分子也有它自己的神話和傳說，例如蜀，在揚雄的蜀王本紀，常璩的華陽國志內還存留着一些，如吳越，則在趙煜的吳越春秋內也有若干傳說。此種地方的傳說，當然也可以算爲中國神話的一部分。這也需要特別的搜輯和研究。至於西南的苗獠獯各族，還有神話活在他們口頭的，也在搜采之列。這個工作就更煩重了。

三 古來關於災異的迷信，如謂虹霓乃天地之淫氣之類，都有原始信仰爲其背景；又後世的變形記，及新生的鬼神，也都因原始信仰尙存在而發生。凡此諸端，一方面固然和神話混淆不清，一方面也是變質的神話（指其尙有原始信仰而言。）這一部分材料，也須得很謹慎的特別處理。

以上三問題，在我看來，至少是建立系統的中國神話的

先決條件，不解決第一問題，則我們只有碎斷的神話故事，沒有神話的系統；不解決第二問題，則地方傳說會混入了神話裏去；不解決第三問題，則原始形式的神話不能分離而獨立。在這本小書裏，不能容許這煩重的討論。本書既是A B C性質，只能舉示中國神話的大概面目罷了。

中國神話研究參考用書

這一個參考用書目，不是列舉作者在編著本書時所用到的書，而是想供給讀者進一步研究中國神話時應參考的書籍。在研究中國神話時，一般的關於神話研究的理論，也還是不可少的，所以在此書目中又舉下此方面的兩本書。至於中國書之包有神話材料者，實在很多，但若悉舉，則又太繁，且此等書中往往只有一二條可用；所以現在只舉了較重要的

幾種，並於每種下略述該書的著作人，著作時代，及該書在神話上的價值。英文書中有一本中國神話與傳說，內容極為荒唐，今亦列之末後，聊以示西方人對於中國神話的見解而已。

1 An Introduction to Mythology' by Lewis Spence.

〔一九二一年英國，倫敦 George G. Harrp 書店出版。作者是專家，所著神話書籍尙有 “The myths of mexico and Peru”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Mexico” “A Dictionary of mythology” “A Dictionary of non-classical mythologs” “myths and Legends of Ancient Egypt” myths and Legends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 等書。〕

二 神話的研究 本書作者著。

〔此爲商務印書館百科小叢書之一；一九二八年出版。〕

三

山海經 無名氏著 郭璞註。〔通行本〕

〔舊題夏禹或伯益作，然實爲無名氏之作，且非成於一時期一人之手。書凡十八卷；五藏山經五卷，可信爲東周時作；海內外經八卷，可信爲春秋戰國之交時代的作品；荒經四卷海內經一卷則爲戰國中作品。中國神話材料以此書爲最多，然亦極爲龐雜。除舊有郭璞註外，清、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很可以看得。

四

楚辭 屈原等著 王逸註〔通行本〕

〔漢劉向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

六

穆天子傳亦許卽是該時人所作而埋在墳裏的。今考其內容，言西王母者不過西方一國君，所謂懸圃，不過飛鳥百獸之所飲食，爲大荒之澤圃，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則尙近於原始思想，故可定爲戰國初年人所作。」

列子 舊題周、列禦寇著 晉張湛註。「通行本」
「此書之爲僞作，大概是確定了的：然其僞作時代，論者各有不同。現在假定是晉初。內容甚雜，然包含神話很多，如終北、華胥、龍伯大人之國，均見此書，故在神話上有價值。又其僞作時代雖可定爲晉初，然度亦雜抄秦以前舊籍，（今已佚亡者），而非僞作者杜撰，故其所記神話尙爲原始信仰之

石猴如何成神，十五、狐的傳說，十六、雜傳說。作者自序云：他這書大半取材於歷代神仙通鑑，神仙列傳，封神演義，搜神記四書。他是把封神演義作爲主體的，所以目錄中「神之戰」一章就根據了封神演義的通天教主擺萬仙陣，又把「楊任大破瘟瘟陣」作爲中國的疫神話。所謂慈惠女神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他又說關羽是中國的戰神。所以此書之無價值自不待言。」